

马衡先生的篆刻观与印作特色

Ma Heng's View on Seal Cutting and Features of His Works

见骅

Jian Hua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20 Vol.21

故宫学刊

二〇二〇年 总第二十一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马衡先生的篆刻观与印作特色*

Ma Heng's View on Seal Cutting and Features of His Works

见骅

Jian Hua

内容提要：

马衡先生去世后子女遵其遗愿，将先生毕生所藏文物捐献国家，后由国家文物局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其中有不少是马衡先生所刻印章。这批印章实物使我们了解到马衡先生深厚的篆刻功力与艺术成就。本文就故宫所藏马衡篆刻作品介绍其在篆刻方面的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

故宫博物院 马衡 篆刻

ABSTRACT:

After Ma Heng (1881-1955) passed away, his family fulfilled his wish and donated all his collections to the state, which were later transferred into the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by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cluding seals cut by Ma Heng himself. These seals shed light on his virtuosity in seal cutting and artistic attainment in general.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hi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eal cutting through his works collected by the Palace Museum.

KEYWORDS:

The Palace Museum, Ma Heng, Seal cutting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4ZDB059）系列成果之一，得到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资助。



图一、二 “晋乌丸率善邑长” 驼钮铜印



图三、四 “卢陵太守章” 龟钮铜印

马衡（1881—1955），字叔平，号无咎，浙江鄞县人，是一位在金石学、考古学、书法篆刻、收藏等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的学者。同时他还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长期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并被推举为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一生为保护国宝呕心沥血，贡献功不可没。

1922 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马衡任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导师，并在历史系讲授中国金石学，他总结历代金石研究成果写出《中国金石学概要》，对金石学学科的含义、研究对象和范围、研究方法等加以论述，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趋于近代化。”¹ 马衡先生对中国金石研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这里仅就故宫所藏马衡篆刻作品介绍其在篆刻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中的特色。

一 故宫博物院藏马衡先生捐献印章情况

1952 年，马衡将自己收藏的青铜器 7 件，陶瓷 15 件，工艺品类 29 件捐赠故宫博物院，国家文物局又调拨其所捐甲骨 400 余件予故宫博物院收藏。1955 年先生病逝后，其子女遵其遗愿，将先生所藏金石拓本 12439 件，图书 1600 余部、14962 卷，以及青铜器、印章、法书、绘画、陶瓷、牙骨器等文物捐献国家，后由国家文物局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² 其中计有印章 350 件，包含两部分：（一）马衡历年收藏的战国、秦、两汉、西晋、南朝、西夏、清代的各类印章及章料。历年收藏的印章反映了马衡在学术方面的意趣，如晋代颁予少数民族政权的“晋乌丸率善邑长”驼钮铜印（图一、二），内容比较少见，“卢陵太守章”龟钮铜印（图三、四）是有据可考的南朝萧齐政权官印。

（二）马衡自用印。马衡自用印内容有姓名印、室名别号印、鉴藏印、成语印等。一部分是马衡自治印，基本上是他于 1917 年进京以后所刻，数量约 70 件。还有部分由当时艺术名家为马衡所治，如吴昌硕、吴隐、钟以敬、王褫、叶铭、唐源邨、方岩等，风格以仿战国、秦汉古印为主。

¹ 郭沫若：《凡将斋金石丛稿·序》，《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 年。

² 顾功仁：《院长·学者·捐献家马衡——跨越两个时代的故宫院长》，《紫禁城》，2005 年第 2 期。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有关马衡先生捐献文物数字方面问题的说明》，《紫禁城》，2006 年第 3 期。

二 马衡先生篆刻理论及特色



图五 鄞县马衡章

马衡少时随父在上海就读私塾，后入上海南洋公学，1901 年毕业后因病在家休养，从此开始钻研古籍、金石、碑帖之学，并对篆刻有了浓厚兴趣。吴昌硕曾为其题写室名“凡将斋”匾额，并勉励其“笃学嗜古”。目前所见最早的印作“鄞县马衡章”（图五），作于 1903 年，仿汉官印风格，已显示出其在篆刻方面的才华。马衡一生篆刻不辍，教学、公务之余勤于创作，即使在避难途中、战乱期间也未停止，留下许多作品。马衡曾将篆刻作品收进《鐫庐印稿》《凡将斋印存》《凡将斋印谱》三本印稿中，1990 年紫禁城出版社从中选取 201 方编辑为《凡将斋印存》出版。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马衡自治印以仿秦汉古玺印为大宗。风格有仿战国秦汉古玺印类，金文、碑铭入印类，仿明清篆刻家印类¹。篆刻忠实摹古，深得古玺印风貌，形成古朴庄重的艺术风格，体现了学者风范。

马衡注重篆刻理论的研究，曾著《谈刻印》一文，以学术角度来看篆刻艺术，系统阐述了他的印学观。开篇点明了金石学者与刻印家之间的关系，认为刻印属学者治学之余事，从事篆刻需具备一定学养：

“印为古代用为凭信之物，或刻于铜，或刻于玉，或刻地名官名，或刻私人姓名，当然为史料重要部分，而在金石学范畴之内。刻印家欲知印之源流沿革，形式、文字之变迁，应先研究古印，自属当然之事。即以文字源流而言，不但古印应研究，即一切金石文字，也在研究之列。故金石家不必为刻印家，而刻印者必出于金石家，此所以刻印家往往被称为金石家也²”。

马衡先生篆刻主张可以用“重在印文”来概括，强调印文书写在刻印中的重要性：“字体之抉择，行款之分配，章法之布置，在未写出之前，先得成竹于胸中，然后落墨奏刀。³”“印之与碑，其理正同。且其设计之难，有甚于碑者，故必自书自镌，而后能踌躇满志⁴”。强调印文篆字正确的重要性，认为篆刻用字“须字字有来历，不可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圆朱文尤以此为主要之条件。惟人名、地名，遇后起字为《说文》所无者，宜以缪篆写之，所谓名从主人也⁵”。如马衡作仿秦印风格的作品时，除印面刻界格，字体也须用小篆，追求纯正的秦印风格。印文书写重视取材新出材料：“文字之取材，吾丘氏于《学古编》中列《合用文集品目》，分为八则。在今日视之，已多不适用。盖新材料日出不穷，如积薪之后来居上。况印刷之术今胜于古，尤不可同日而语。新出材料当经常参考，临写，并宜多读古玺印谱⁶”。从印章实物和印谱中可以看到马衡刻印篆字取法丰富多样，甲骨文、金文、古玺文、陶文、小篆、缪篆、三字石经乃至元八思巴文字都曾入印。马衡

1 张铭心：《篆刻艺术家马衡》，《紫禁城》，2005 年第 2 期。

2 马衡：《谈刻印》，《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 年，第 290 页。

3 《凡将斋金石丛稿》，第 297 页。

4 《凡将斋金石丛稿》，第 298 页。

5 《凡将斋金石丛稿》，第 302 页。

6 《凡将斋金石丛稿》，第 300 页。



图六 “马衡之印”



图七 “马衡”印



图八 马衡所刻“圆台印社”

作日字格，俗称“半通印”。印文字体与秦权量、诏版、刻石风格相同。

马衡先生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从事篆刻，还提携鼓励年轻一辈学人的篆刻。故宫博物院成立不久，任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就策划重拓出版乾隆时期编纂的内府藏古印《金薤留珍》，钤拓工作由王昶、唐源邨、马衡、吴瀛先生主持，还邀请年轻学人周白吾、齐念衡、庄严、马权先生协助钤拓，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到宫廷收藏的古玺印。1928年新成立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总会与北平分会均设于北海团城之内，因建立之初并无具体业务，平时十分清闲，爱好篆刻的青年学者魏建功、金满叔、台静农、庄尚严、常维钧等在此切磋并组建印社，他们邀请马衡、王昶两位先生为导师。马衡认为“团城”原是俗称，“城”只是“台”，因此定名圆台印社。虽然印社只组织过一次集会便成绝响，但印社成员魏建功、台静农、金复等已将“学者篆刻”一派传承下去。马衡所刻“圆台印社”边款（图八）便记载此事：“团城旧名圆台位于北海之滨居高临下，正合古台榭之制，团城其俗称也。十七年秋古物保管委员会设北平分会于此同人魏建功、黄鹏霄、台静农、庄严、齐念衡、金复诸君研究刻印之术共组圆台印社爰制此印以志一时之盛。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马衡。”

值得一书的是故宫收藏的70件马衡自治印中，约52件为青田石质，其所捐章料中青田石也占绝大多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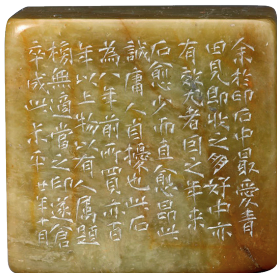
将刀法则置于次要地位，认为“刀法为一种技术，今谓之手艺。习之数月，可臻娴熟¹”。“若徒逞刀法，不讲书法，其不自知者，非陋即妄²”。但这也使得他的作品在艺术的表现和创造上有所欠缺。

马衡治印特色之一在印文、边款中体现自己的学术观点。如“马衡之印”（图六）边款：“此即六书之缪篆也。叔平”。缪篆在《说文解字·叙》中被认为是一种用来摹印的字体：“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但具体形体后世说法各异，马衡认为“摹印、缪篆，本自为体，其体在篆隶之间³”，通过使用缪篆字体治一方印来直观形象说明自己的观点。再如“马衡”印（图七）边款：“姓名半通印惟秦汉间有之，其字体刀法与秦诏略同，昔人所谓秦印者，皆晚周时铍也。叔平。”寥寥几语便点明如何从传世古玺中辨别出秦印，即根据印文字体和印面布局来判定是否属于秦印。秦印的印面大都有界格，方形印面作田字格，长方形印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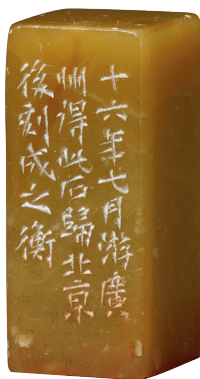
1 《凡将斋金石丛稿》，第298页。

2 《凡将斋金石丛稿》，第298页。

3 《凡将斋金石丛稿》，第294页。



图九 “马衡”印



图十 “马衡叔平”印

马衡对青田石的喜爱可见一斑。“马衡”印边款(图九):“余于印石中最爱青田,见即收之,朋好中亦有效尤者。因之年来石愈少而直愈昂。此诚庸人自扰也。此石为八年前所买,亦百年以上物。以有人属题榜无适当之印,遂仓卒成此。叔平。廿年十月”。“马衡叔平”印边款(图十):“十六年七月游广州得此石,归北京后刻成之,衡”。马衡对青田石的偏爱值得分析。青田石产于浙江省青田县,屠隆《考槃余事》:“青田石中有莹洁如玉,照之灿若灯辉,谓之灯光石,今顿踊贵,价重于玉,盖取其质雅易刻,而笔意得

尽也。¹”青田石质地坚质细腻、淡雅莹洁,恰如文人清高品性,又青田石在表现书法笔意效果为其他材质无法相比,入刀最得神韵,故文人治印多取青田石。青田石至明代经文彭倡导,被奉为上佳印材。周亮工《书文国博印章后》:“国博在南监时,肩一小舆过西虹桥,见一蹇卫驼两筐石,老髯复肩两筐随其后,与市肆乎互诟。公询之,曰:‘此家允我买石,石从江上来,蹇卫与负者须少力资,乃固不与,遂惊公。’公晚视久之,曰:‘勿争,我与尔值,且倍力资。’公遂得四筐石,解之,即今所谓灯光也。下者亦近所称老坑。……先是,公所印皆牙章……自得石后,乃不复作牙章。……于是冻石之名始见于世,艳传四方矣。……论印之一道,自国博开之,后人奉为金科玉律²”。自此青田石作为印石一时风行,文人书画家自篆自刻风气日渐高涨,复兴了沉寂许久的篆刻艺术,篆刻变为文人艺术表现的形式,从此进入文人的时代。朱琪考察清代西泠八家所使用的印材情况,青田石占七成多,可以看到浙派印人群体对青田石绝对偏爱。使用浙江产印石也成为其习惯而牢固的印材观念³。孙慰祖研究陈鸿寿的印章原石也得出类似结论。⁴马衡与西泠印社四位创始人吴隐、王昶、丁辅之、叶铭交往密切,受其影响进入篆刻界之门,石尚青田的理念正是一脉相传。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器物部]

1 (明)屠隆撰,秦跃宇点校:《考槃余事》,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73页。

2 (清)周亮工等撰,于良子点校:《印人传合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18-19页。

3 朱琪:《真水无香——蒋仁与清代浙派篆刻研究》,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215-216页。

4 孙慰祖:《陈鸿寿篆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2页。



